



红梅吐艳

◎孙镜福

江海  
风情

## 渐行渐远阌家庵

◎阌新华 羌松延

在南通城东北的十里八乡,上了年岁的人都知道有个阌家庵的街市。他们在那里或是挑过年货、或是逛过庙会、或是坐过轮船、或是打过牙祭……对于老一辈人而言,阌家庵是记忆中温暖的港湾,睡梦里幽幽的乡愁。

阌家庵的得名,与阌氏家族的迁徙和发展息息相关。“阌”属冷姓,据传阌氏祖先就是率领九黎部落与炎、黄二帝大战涿鹿的那位战神蚩尤。因此,阌氏后人常常自称为“黎民百姓”,而不是“炎黄子孙”。

据传,阌氏家族早年因避战祸而背井离乡,辗转至此。其时,在胡逗洲北缘这片荒芜之地,阌氏祖先凭借勤劳的双手和坚韧的毅力,开垦农田、建造屋舍,逐渐在此扎根。随着人丁日益兴旺,为了寄托精神信仰,凝聚家族力量,阌氏族人在聚居地的中心位置,精心修建了一座庵堂。此后,庵堂不仅是阌氏家族虔诚祈福的圣地,更吸引了周边众多百姓前来,祈求风调雨顺、阖家平安。久而久之,“阌家庵”之名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逐渐固定下来,成为这片土地的专属标识。

往昔的阌家庵与古老的运盐河有着不解之缘。它南连新地(兴仁镇旧称),东接西亭,北靠陈家酒店(四安镇旧称),与南通城相距二十里。古运盐河自城蜿蜒向东北,由阌家庵拐弯往东依次奔西亭、金沙、余西,直至吕四海边;北经陈家酒店到石港、岔河等地;南有小河连通新地。阌家庵由此成为古运盐河上举足轻重的水运枢纽。

除货运外,光绪二十九年(1903),张謇创办的大达小轮公司开通经阌家庵、西亭等地至吕四的客运航线,阌家庵成为南通内河最早的客运站点之一。《二十年来之南通》收录的大达公司三条航线价目表中,有两条经过阌庵。宣统《通州水陆道里详图》上,阌家庵标有“轮埠”二字。张謇曾在宣统二年(1910)“祭金沙、西亭墓。泊舟庵上宿”。由此可见阌家庵在近代南通水运交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在轮船客运的几十年里,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庵东毛炳侯跟着小火轮、沿着河岸撸虎跳儿(方言,即翻筋斗)、竖牛桩子(即倒立)的场景。他身后总是尾随着一群看热闹的儿童。毛炳侯是一个缺衣少食的光棍,为人憨厚老实,不善营生,家徒四壁,而又羞于讨要,更不愿去偷鸡摸狗的勾当,所以靠

着年轻力壮硬着头皮去表演类似杂技功夫一类的把戏,以期博个彩,混几个铜板换口饭吃。“表演”一般隔三差五从阌家庵码头开始,他用自己特有的方式,跟着轮船一路向前,直至筋疲力尽。而每到这时,汽船上的人或多或少会赏给一两枚铜板,毛炳侯也就凭此半饥半饱地熬着时光。虽已无法考证其生卒年月,但他“撸虎跳儿”追轮船的表演却在那个贫苦的年代里给人们带来了欢乐。数十年过去了,仍然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
民国时期,阌家庵的街道两旁,店铺鳞次栉比。繁荣时,东西街道有七八十家店面。如严万泰、陶永记、王义泰、周祥泰等年货店,裕康、益丰、西福源、正大济等花行。另外,张森、刘培的肉铺和点心店,以及姚双木行、陶啸表金货店、耿一宽茶社、冯家纸张店,还有茶食店、豆腐店、剪头店、成衣店、铁匠店、铜匠店、石灰房、中药房、客栈、粮行等一应俱全,甚至还有过怡红院、大烟馆。小镇虽小,却始终追随着南通城脚步前进:1906年开办阌庵洋学堂,1925年创办“庵镇阅报社”,1927年就有市民大会,20世纪40年代开设“丁氏照相”……无不给小镇带来一股清新的现代风气。

阌家庵的特色小吃至今仍为老人们津津乐道。这里的麻饼、雪枣口感丰富,酒馆里的牛汤锅巴更是贩夫走卒、撑船拉纤人的最爱:不用几个铜板,倚着柜台,叫上半斤米酒,就着一海碗热气腾腾的牛汤锅巴,吃得满面红光,半天的劳作疲惫瞬间烟消云散。有的还要凑着店里银光闪闪的水烟台,咕嘟咕嘟吸上两口,过一把吊足了半天的烟瘾。这才是底层劳动者们最悠闲、最满足的短暂时光。在囊中羞涩的人们看来,花露烧和牛肉不吃也罢,小镇的牛汤锅巴是万万不容错过的:既能佐酒,又能当饭;既是荤味(牛肉汤),又有蔬菜(香菜和青椒盖浇);既口味鲜美,又价格亲民。这实在是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佳肴美饌!

牛行经济在阌家庵的繁荣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作为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,耕牛交易是小镇的一道风景。牛行里,哞哞叫声此起彼伏;经纪人凭借丰富的经验,通过观察牛的牙齿、肌肉、骨骼,就能判断其年龄、体力和健康状况;农户们则满怀期待地介绍自家耕牛的优点。双方你来我往,讨价还价。

然而,阌家庵一派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却在战争中消弭殆尽。1938年秋,日寇的铁蹄踏破了这里的平静与繁荣,阌家庵小学、老观音堂和一些民房被无情地烧毁。此后,日伪占驻阌家庵,修筑碉堡,残害百姓,阌家庵往昔的欢声笑语被无尽的悲伤取代。

1948年农历三月三十,更是一个不能忘却的日子。女共产党员徐桂芳与革命群众赵金保等18人,不幸被还乡团与投靠国民党的羌九部杀害,连同徐桂芳肚中快要诞生的婴儿,酿成著名的“十八个半”惨案。而今,矗立在洋兴公路西侧的“阌家庵惨案纪念碑”,时刻警示着后人:和平不易,勿忘历史。

新中国成立后,阌家庵虽从战火的劫难中渐渐苏醒,却元气大伤,辉煌不再。由于政权更迭,区域调整,这里成为兴仁、兴东、横港、四安、垦南五个乡镇的交界处。阌庵街则成为一个街道居委会,隶属于四安镇。因地处几不管地带,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成为黑市粮油交易场所。1960年竣工的新通吕运河舍弃了阌家庵,西亭等北路河道,缩短了通吕两地水路距离,而经过阌家庵的航运则繁荣不再。1970年前后,团结河分期施工,阌庵及其西南河道进一步被边缘化。随着1970年阌家庵往来客轮停运,曾经繁华的河道失去了往日的地位。街道上的店铺纷纷关门,集市也变得冷冷清清。现在,由于人口减少,阌庵街道居委会已降级为酒店居委会的一个居民小组。

阌家庵,见证了历史的辉煌,也承受了岁月的磨难。如今的它虽已渐行渐远,但令人欣喜的是,这片土地上的子民从未被命运击倒,他们继承了先辈诚实勤奋、敢为人先的优秀品行,在各地、各领域披荆斩棘,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。从这里走出了著名院士严志达、共和国将军严尔益、南通市委原书记刘光、古典学大家王焕生、知名企业家姜煜峰、省劳模何灿华……他们都带着阌庵印记,在各自岗位发光发热,并成为家乡的骄傲。如今,阌家庵乡村建设方兴未艾,成效斐然:“通达动力科技”早已上市,“问木堂”文人家具享誉业界,“安和”食品获评“省优”,经典苏式园林“问园”惊艳世人,红木与“柞榛”家具传承经典……

阌家庵,这个曾经充满故事和酒的地方,在新时代发展进程中,必将孕育出新的馥郁芬芳!

## 李巷村晚(外一首)

◎方述怀

紫琅  
诗会

鼓点,叩响历史的门扉  
一路跃向红星剧场  
李巷,身着新四军军装  
走在青石板的路面上  
其间,风踮起脚尖  
草鞋的纹路返青

军歌与武术,戏曲与流行  
携手而来,滚烫的露珠  
在喉咙里燃烧  
火光,被咏成抑扬顿挫  
鼓槌是其中的支点  
音符在舞台的表面  
逐渐凝固成阳光

那群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人  
用鼓点肯定,用舞蹈欢笑  
用诗句,为夜晚镀一层幸福的光

## 除夕祭祖

团圆宴,备了一个冬季  
喜欢的菜肴就在眼前  
村口,朝北的方向  
老祖宗、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 
被喊回家  
路标:一瓶好酒

絮絮叨叨的讲述声  
端坐在厅堂,没有敲门声  
亲人们却在走动  
年的重量和配比  
被静静地修改

在他们的脚步落下之前  
我看见心中的脸庞  
探出来,和我说话  
这摸黑回来的一群人  
还披着去年烧过去的大衣

## 春漫虞楼寻古韵

◎王蝶飞

整个下午,我在虞楼静坐  
潮来往,云卷舒  
渐渐地我也变成了一朵浪花。  
虞楼的飞檐挑起春的眉眼  
瓦楞间,似有新绿在悄悄铺展  
阶前的苔藓,泛着淡淡的青芒  
仿佛记忆的痕迹  
写满历史的沧桑。

一幢楼,两座山  
一条长江,两位状元的“师生情”  
犹如巍巍青山,天长地久。  
登楼远望,隔江虞山隐约烟霭间  
仿佛看到翁同龢站立在绿树青山中  
与爱徒密友张謇隔空对话  
遥想往昔的时光深处  
一个是实业兴邦的热血儿郎  
一个是德馨满盈的学界翘楚。  
师生情,穿透滔滔江水的屏障  
在悠悠时光中婉转回旋。

伫立虞楼  
聆听两岸的和鸣。  
为张謇的壮志豪情  
为翁同龢的满腹经纶  
春漫虞楼,是为寻找那失落的诗行  
古韵如酒,在岁月里越发醇厚悠远。